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版

版
權
所
有

甲種實價八角
乙種實價六角

著者 周作人

發行者

北京東皇城根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小引

自己的園地原係一九二三年所編成，內含「自己的園地」十八篇，「綠洲」十五篇，雜文二十篇。今重加編訂，留存「自己的園地」及「綠洲」這兩部分，將雜文完全除去，加上「茶話」二十三篇，共計五十六篇，仍總稱自己的園地。插畫五葉，除「小妖與鞋匠」係舊圖外，其餘均係新換。原有雜文中，有五篇已編入雨天的書，尙有擬留的五篇當收入談虎集內。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周作人記。

自己的園地目錄

小引

自己的園地十八篇 一九二二年一月至十月

一 自己的園地	一
二 文藝上的寬容	五
三 國粹與歐化	九
四 貴族的與平民的	一三
五 詩的效用	一七
六 古文學	二二
七 文藝的統一	二六
八 文藝上的異物	三〇

九	神話與傳說.....	三六
十	歌謠.....	四二
十一	謎語.....	四八
十二	論小詩.....	五三
十三	情詩.....	六四
十四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七〇
十五	「沈淪」.....	七五
十六	「王爾德童話」.....	八一
十七	「你往何處去」.....	八六
十八	「魔俠傳」.....	九〇
綠洲十五篇	一九二三年一月至七月	
一	「鰐百姿」.....	九八

二	法布耳「昆虫記」	一〇二
三	猥褻論	一〇六
四	文藝與道德	一一一
五	「歌咏兒童的文學」	一二二
六	「俺的春天」	一二八
七	兒童劇	一三三
八	玩具	一三七
九	兒童的書	一四一
十	「鏡花緣」	一四七
十一	「舊夢」	一五一
十二	「世界語讀本」	一五五
十三	「結婚的愛」	一五九

十四 「愛的創作」……………一六四

十五 「夢」……………一七〇

茶話二十三篇十四年九月至十五年八月

一 抱犢固的傳說……………一七六

二 永樂的聖旨……………一七九

三 保越錄……………一八二

四 芳町……………一八四

五 蠻女的情歌……………一八七

六 豔歌選……………一九〇

七 明譯伊索寓言……………一九四

八 再關於伊索……………一九八

九 遵主聖範……………二〇〇

附再論遵主聖範譯本（陳垣）	二〇四
三論遵主聖範譯本（張若谷）	二一三
十 塞文狄斯	二一七
十一 和魂漢才	二二二
十二 回喪與買水	二二四
十三 約翰巴耳	二二七
十四 花煞	二三〇
附結婚與死（順風）	二三三
十五 爆竹	二三九
十六 心中	二四二
十七 希臘女詩人	二五〇
十八 馬琴日記抄	二五七

十九 牧神之恐怖……………二六一

二十 文人之娼妓觀……………二六三

二一 菱角……………二六七

二二 瘡鬼……………二七一

二三 要貨……………二七三

插畫五葉

一	日本鐵鐺·····	九九
二	竹久夢二畫小孩·····	一二四
三	克路軒克畫「小妖與鞋匠」·····	一四二
四	塞文狄斯畫像·····	二一九
五	薩福彫像·····	二五一

自己的園地

一 自己的園地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國的福祿特爾做了一本小說亢迭特（Candide），敘述人世之苦難，嘲笑「全舌博士」的樂天哲學。亢迭特與他的老師全舌博士經了許多憂患，終於在土耳其的一角裏住下，種園過活，纔能得到安住。亢迭特對於全舌博士的始終不渝的樂天說，下結論道，「這些都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這句格言現在已經是「膾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麼注腳。但是我現在把他抄來，却有一點別的意義。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罷，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應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

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菜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這是要在先聲明的。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爲，

——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小半由於沒有這樣的材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但我對於這個選擇並不後悔，並不慚愧地面的小與出產的薄弱而且似乎無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真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為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菜材，却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麼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痴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有人說道，據你所說，那麼你所主張的文藝，一定是人生派的藝術了。泛稱人

生派的藝術，我當然是沒有什麼反對，但是普通所謂人生派是主張「爲人生的藝術」的，對於這個我却有一點意見。「爲藝術的藝術」將藝術與人生分離，併且將人生附屬於藝術，至於如王爾德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爲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於人生，將藝術當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也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我以爲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爲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叫他怎能與人生分離？「爲人生」——於人生有實利，當然也是藝術本有的一種作用，但並非唯一的職務。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却又原來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爲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爲藝術」派以個人爲藝術的工匠，「爲人生」派以藝術爲人生的僕役；現在却以個人爲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卽爲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爲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卽以爲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我所說的薔薇地丁的種作，便是如此：有

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志在賣錢，與種花者以種花爲其生活，——而花亦未嘗不美，未嘗於人無益。

二 文藝上的寬容

文藝上

英國伯利(Bury)教授著思想自由史第四章上有幾句話道，「新派對於『羅馬』教會的反叛之理智上的根據，是私人判斷的權利，便是宗教自由的要義。但是那改革家只對於他們自己這樣主張，而且一到他們將自己的信條造成了之後，又將這張取消了。」這個情形不但在宗教上是如此，每逢文藝上一種新派起來的時候，必定有許多，——自己是前一次革命成功的英雄，拿了批評上的許多大道理，來堵塞新潮流的進行。我們在文藝的歷史上看見這種情形的反復出現，不免要笑，覺得聰明的批評家之稀有，實不下於創作的天才。主張自己的判斷的權利而不承認他人中的自我，爲一切不寬容的原因，文學家過於尊信自己的流別，以爲是唯一的「道」，至於蔑視別派爲異端，雖然也無足怪，然而與文藝的本性實在很相違背了。

文藝以自己表現爲主體，以感染他人爲作用，是個人的而亦爲人類的，所以文藝的條件是自己表現，其餘思想與技術上的派別都在其次，——是研究的人便宜上

的分類，不是文藝本質上判分優劣的標準。各人的個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雖然在終極仍有相同之一點，即是人性，）那麼表現出來的文藝，當然是不相同。現在倘若拿了批評上的大道理要去強迫統一，即使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實現了，這樣文藝作品已經失了他唯一的條件，其實不能成為文藝了。因為文藝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離不是合併，所以寬容是文藝發達的必要的條件。

然而寬容決不是忍受。不濫用權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發展是寬容，任憑權威來阻遏自己的自由發展而不反抗是忍受。正當的規則是，當自己求自由發展時對於迫壓的勢力，不應取忍受的態度；當自己成了已成勢力之後，對於他人的自由發展，不可不取寬容的態度。聰明的批評家自己不妨屬於已成勢力的一分子，但同時應有對於新興潮流的理解與承認。他的批評是印像的鑑賞，不是法理的判決，是詩人的而非學者的批評。文學固然可以成為科學的研究，但只是已往事實的綜合與分析，不能作為未來的無限發展的軌範。文藝上的激變不是破壞「文藝的」法律，乃是增

加條文：譬如無韻詩的提倡，似乎是破壞了「詩必須有韻」的法令，其實他只是改定了舊時狹隘的範圍，將他放大，以爲「詩可以無韻」罷了。表示生命之顫動的文學，當然沒有不變的科律；歷代的文藝在他自己的時代都是一代的成就，在全體上只是個過程；要問文藝到什麼程度是大成了，那猶如問文化怎樣是極頂一樣，都是不能回答的事，因爲進化是沒有止境的。許多人錯把全體的一過程認做永久的完成，所以纔有那些無聊的爭執，其實只是自擾，何不將這白費的力氣去做正當的事，走自己的路程呢。

近來有一羣守致的新學者，常拿了新文學家的「發揮個性，注重創造」的話做擋牌，以爲他們不應該「而對於爲文言者仇讎視之」；這意思似乎和我所說的寬容有點相像。但其實是全不相干的。寬容者對於過去的文藝固然予以相當的承認與尊重，但是無所用其寬容，因爲這種文藝已經過去了，不是現在的勢力所能干涉，便再沒有寬容的問題了。所謂寬容乃是說已成勢力對於新興流派的態度，正如壯年人